史記三家註/卷03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二十九

史記卷三十
平準書第八
作者：司馬遷　西漢

卷三十一

平準書第八

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。　索隱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，以均天下郡國轉販，貴則賣之，賤則買之，貴賤相權輸，歸于京都，故命曰「平準」。〉

漢興，接秦之弊，丈夫從軍旅，老弱轉糧饟，作業劇而財匱，自天子不能具鈞駟，〈索隱天子駕駟馬，其色宜齊同。今言國家貧，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。《漢書》作「醇駟」，醇與純同，純一色也。或作「騅」，非也。〉而將相或乘牛車，齊民無藏蓋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齊等無有貴賤，故謂之齊民。若今言『平民』矣。」晉灼曰：「中國被教之民也。」蘇林曰：「無物可蓋藏也。」〉於是爲秦錢重難用，〈索隱顧氏按：古今注云「秦錢半兩，徑一寸二分，重十二銖」。〉更令民鑄錢，〈集解《漢書》食貨志曰：「鑄榆莢錢。」　索隱食貨志云「鑄莢錢」。按：古今注云榆莢錢重三銖，錢譜云文爲「漢興」也。〉一黃金一斤，〈索隱按：如淳云「時以錢爲貨，黃金一斤直萬錢」，非也。又臣瓚下注云「秦以一溢爲一金，漢以一斤爲一金」，是其義也。〉約法省禁。而不軌逐利之民，蓄積餘業以稽市物，物踊騰糶，〈集解李奇曰：「稽，貯滯也。」如淳曰：「稽，考也。考校市物價，貴賤有時。」晉灼曰：「踊，甚也。言計市物賤而豫益稽之也。物貴而出賣，故使物甚騰也。《漢書》『糶』字作『躍』。」　索隱李奇云「稽，

貯滯」。韋昭云「稽，留待也」。稽字當如李韋二釋。晉灼及馬融訓稽爲計及考，於義爲疏。如淳云「踊騰猶低昂也。低昂者，乍賤乍貴也」。今按：《漢書》「糶」字作「躍」者，謂物踊貴而價起，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。然糶者出賣之名，故食貨志云「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」是也。〉米至石萬錢，馬一匹則百金。〈集解瓚曰：「秦以一溢爲一金，漢以一斤爲一金。」〉

天下已平，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，重租稅以困辱之。孝惠、高后時，爲天下初定，復弛商賈之律，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。量吏祿，度官用，以賦於民。而山川園池市井〈正義古人未有市，（及井）若朝聚井汲水，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，故言市井也。〉租稅之入，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，皆各爲私奉養焉，不領於天下之經費。〈索隱按：經訓常。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邑爲私奉養，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稅，爲一年之費也。〉漕轉山東粟，以給中都官，〈索隱按：中都猶都內也，皆天子之倉府。以給中都官者，即今太倉以畜官儲是也。〉歲不過數十萬石。

至孝文時，莢錢益多，輕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如榆莢也。」〉乃更鑄四銖錢，其文爲「半兩」，令民縱得自鑄錢。故吳，諸侯也，以即山鑄錢，〈索隱按：即訓就。就山鑄錢，故下文云「銅山」是也。一解，即山，山名也。〉富埒天子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埒者，際畔。言鄰接相次也。」駰按：孟康曰「富與天子等而微減也。或曰埒，等也」。〉其後卒以叛逆。鄧通，大夫也，以鑄錢財過王者。故吳、鄧氏錢布天下，而鑄錢之禁生焉。

匈奴數侵盜北邊，屯戍者多，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。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，爵得至大庶長。〈索隱按：《漢書》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，「令人入粟邊六百石，爵上造；稍增至四千石，爲五大夫；萬二千石，爲大庶長；各以多少爲差」。〉

孝景時，上郡以西旱，亦復脩賣爵令，而賤其價以招民；及徒復作，得輸粟縣官以除罪。益造苑馬以廣用，〈索隱謂增益苑囿，造廄而養馬以廣用，則馬是軍國之用也。〉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。

至今上即位數歲，漢興七十餘年之間，國家無事，非遇水旱之災，民則人給家足，都鄙廩庾皆滿，而府庫餘貨財。京師之錢累巨萬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巨萬，今萬萬。」〉貫朽而不可校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校，數也。」〉太倉之粟陳陳相因，充溢露積於外，至腐敗不可食。眾庶街巷有馬，阡陌之間成羣，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。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皆乘父馬，有牝馬閒其閒則相踶齧，故斥不得出會同。」〉守閭閻者食粱

肉，爲吏者長子孫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時無事，吏不數轉，至于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。」〉居官者以爲姓號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倉氏、庾氏是也。」　索隱注「倉氏庾氏」，按出食貨志。〉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，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。當此之時，網疏而民富，役財驕溢，或至兼并豪黨之徒，以武斷於鄉曲。〈索隱謂鄉曲豪富無官位，而以威勢主斷曲直，故曰武斷也。〉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，爭于奢侈，室廬輿服僭于上，無限度。物盛而衰，固其變也。

自是之後，嚴助、朱買臣等招來東甌，〈正義烏侯反。今台州永寧是也。〉事兩越，〈正義南越及閩越。南越，今廣州南海也。閩越，今建州建安也。〉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。唐蒙、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，鑿山通道千餘里，以廣巴蜀，巴蜀之民罷焉。彭吳〈索隱人姓名。〉賈滅朝鮮，〈索隱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也。〉置滄海之郡，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。及王恢設謀馬邑，匈奴絕和親，侵擾北邊，兵連而不解，天下苦其勞，而干戈日滋。行者齎，居者送，中外騷擾而相奉，百姓抏弊〈索隱按：《三蒼》音五官反。鄒氏又五亂反。按：抏者，耗也，消耗之名。言百姓貧弊，故行巧抵之法也。〉以巧法，財賂衰耗而不贍。入物者補官，出貨者除罪，選舉陵遲，廉恥相冒，武力進用，法嚴令具。興利之臣自此始也。〈集解韋昭曰：「桑弘羊、孔僅之屬。」〉

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，及車騎將軍衞青取匈奴河南地，〈正義謂靈、夏三州地，取在元朔二年。〉築朔方。〈正義今夏州也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夏州，秦上郡，漢分置朔方郡，魏不改，隋置夏州也。」〉當是時，漢通西南夷道，作者數萬人，千里負擔饋糧，率十餘鍾致一石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鍾六石四斗。」〉散幣於邛僰〈索隱應劭云：「臨邛屬蜀，僰屬犍爲。」〉以集之。數歲道不通，蠻夷因以數攻，吏發兵誅之。〈索隱吏發興誅之。謂發軍興以誅之也。〉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更，續也。或曰更，償也。」〉乃募豪民田南夷，入粟縣官，而內受錢於都內。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入穀於外縣，受錢於內府也。」〉東至滄海之郡，人徒之費擬於南夷。又興十萬餘人築衞朔方，轉漕〈索隱按：說文云「漕，水轉穀也」。一云車運曰轉，水運曰漕也。〉甚遼遠，自山東咸被其勞，費數十百巨萬，府庫益虛。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，爲郎增秩，及入羊爲郎，始於此。

其後四年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朔五年也。」〉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，軍十餘萬，擊右賢王，獲首虜萬五千級。明年，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，得首虜萬九千級。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，虜數萬人皆得厚賞，衣食仰給縣官；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，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。於是大農陳藏錢〈集解韋昭曰：「陳，久也。」〉經

耗，賦稅既竭，猶不足以奉戰士。有司言：「天子曰『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，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，所由殊路，而建德一也。北邊未安，朕甚悼之。日者，大將軍攻匈奴，斬首虜萬九千級，留踹無所食。〈索隱留墆無所食。墆音迭，謂貯也。韋昭音滯，謂積也。又按：古今字詁「墆」今「滯」字，則墆與滯同。按：謂富人貯滯積穀，則貧者無所食也。〉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』。請置賞官，命曰武功爵。〈集解瓚曰：「茂陵中書有武功爵：一級曰造士，二級曰閑輿衛，三級曰良士，四級曰元戎士，五級曰官首，六級曰秉鐸，七級曰千夫，八級曰樂卿，九級曰執戎，十級曰左庶長，十一級曰軍衛。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。」〉級十七萬，凡直三十餘萬金。〈索隱大顏云「一金，萬錢也。計十一級，級十七萬，合百八十七萬金」。而此云「三十餘萬金」，其數必有誤者。顧氏按：〔或〕解云初一級十七萬，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，至十一級，合成三十七萬也。〉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，先除；〈索隱官首，武功爵第五也，位稍高，故得試爲吏，先除用也。〉千夫如五大夫；〈索隱千夫，武功爵第七；五大夫，二十爵第九也。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二十爵第九，故楊僕以千夫爲吏是也。〉其有罪又減二等；爵得至樂卿：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爵名也。」駰案：《漢書音義》曰「十爵左庶長以至十八爵爲大庶長也，名樂卿。樂卿者，朝位從九卿，加『樂』者，別正卿。又十九爵爲樂公，食公卿祿而無職也」。　索隱按：此言武功置爵惟得至於樂卿也。臣瓚所引《茂陵書》，蓋後人記其爵失次耳。今注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爲樂卿，十九至二十爲樂公，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，蓋亦臆說，非也。大顏亦以爲然。〉以顯軍功。」軍功多用越等，大者封侯卿大夫，小者郎吏。吏道雜而多端，則官職耗廢。

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，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，於是見知之法生，〈集解張晏曰：「吏見知不舉劾爲故縱。」〉而廢格沮誹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廢格天子文法，使不行也。誹謂非上所行，若顏異反脣之比也。」　索隱格音閣，亦如字。沮音才緒反。誹音非。按：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，及沮敗誹謗之者，皆被窮治，故云廢格沮誹之獄用矣。〉窮治之獄用矣。其明年，淮南、衡山、江都王謀反迹見，而公卿尋端治之，竟其黨與，而坐死者數萬人，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。

當是之時，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，或至公卿大夫。公孫弘以漢相，布被，食不重味，爲天下先。然無益於俗，稍騖於功利矣。

其明年，驃騎仍再出擊胡，獲首四萬。其秋，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，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。既至，受賞，賜及有功之士。是歲費凡百餘巨萬。

初，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觀，縣名也。屬東郡，光武改曰衞，公國。」〉梁楚之地固已數困，而緣河之郡隄塞河，輒決壞，費不可勝計。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，穿汾、河渠以爲溉田，作者數萬人；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，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，作者數萬人；朔方亦穿渠，作者數萬人：各歷二三朞，功未就，費亦各巨萬十數。

天子爲伐胡，盛養馬，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，卒牽掌者關中不足，乃調旁近郡。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，縣官不給，天子乃損膳，解乘輿驷，出御府禁藏以贍之。

其明年，山東被水菑，民多飢乏，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音膽。」〉以振貧民。猶不足，又募豪富人相貸假。尚不能相救，乃徙貧民於關以西，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地名，在北方千里。」如淳曰：「長安已北，朔方已南。」瓚曰：「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，徙民以實之，謂之新秦。今以地空，故復徙民以實之。」〉七十餘萬口，衣食皆仰給縣官。數歲，假予產業，使者分部護之，冠蓋相望。其費以億計，不可勝數。於是縣官大空。

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蹛，停也。一曰貯也。」索隱蕭該按：《字林》云「貯，塵也，音佇」。此謂居積停滯塵久也。或作「貯」，子貢發貯鬻財是也。〉轉轂百數，〈集解李奇曰：「車也。」〉廢居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廢居者，貯畜之名也。有所廢，有所畜，言其乘時射利也。」　索隱劉氏云：「廢，出賣；居，停蓄也。」是出賣於居者爲廢，故徐氏云「有所廢，有所畜」是也。〉居邑，〈集解駰按：服虔曰「居穀於邑也」。如淳曰「居賤物於邑中，以待貴也」。　索隱服虔云「居穀於邑中」是也。〉封君皆低首仰給。〈集解晉灼曰：「低音抵距。」服虔曰：「仰給於商賈。」　索隱按：服虔云「仰給於商賈」，是也。而劉伯莊以爲「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，不佐天子」，非也。〉冶鑄煮鹽，財或累萬金，而不佐國家之急，黎民重困。於是天子與公卿議，更錢造幣以贍用，而摧浮淫并兼之徒。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。自孝文更造四銖錢，至是歲四十餘年，從建元以來，用少，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，民亦閒盜鑄錢，不可勝數。錢益多而輕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磨錢取鋊故也。」瓚曰：「鑄錢者多，故錢輕。輕亦賤也。」〉物益少而貴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但鑄作錢，不作餘物。」〉有司言曰：「古者皮幣，諸侯以聘享。金有三等，黃金爲上，白金爲中，赤金爲下。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白金，銀也。赤金，丹陽銅也。」　索隱說文云：「銅，赤金也。」注云「丹陽銅」者，《神異經》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。〉今半兩錢法重四銖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文爲半兩，實重四銖。」〉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音容。」呂靜曰：「冶器法謂之鋊。」〉錢益輕薄而物貴，則遠方用幣煩費

不省。」乃以白鹿皮方尺，緣以藻繢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藻，一作『紫』也。」〉爲皮幣，直四十萬。王侯宗室朝覲聘享，必以皮幣薦璧，然后得行。

又造銀錫爲白金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雜鑄銀錫爲白金也。」〉以爲天用莫如龍，〈索隱易云行天莫如龍也。〉地用莫如馬，〈索隱易云行地莫如馬也。〉人用莫如龜，〈索隱《禮》曰「諸侯以龜爲寶」也。〉故白金三品：其一曰重八兩，圜之，其文龍，〈索隱顧氏案：錢譜「其文爲龍，隱起，肉好皆圜，文又作雲霞之象」。〉名曰「白選」，〈索隱名白選。蘇林曰：「選音『選擇』之『選』。」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。《尚書大傳》云：「夏后氏不殺不刑，死罪罰二千饌。」馬融云：「饌，六兩。」《漢書》作「撰」，音同。〉直三千；〈索隱晉灼按：黃圖直三千二百。〉二曰以重差小，方之，〈索隱謂以八兩差爲三品，此重六兩，下小隋重四兩也。云「以重差小」者，謂半兩爲重，故差小重六兩，而其形方也。〉其文馬，〈索隱錢譜：「肉好皆方，隱起馬形。肉好之下又是連珠文也。」〉直五百；三曰復小，撱之，〈索隱復小隋之。湯果反。《爾雅》注「隋者，狹長也」。謂長而方，去四角也。〉其文龜，〈索隱錢譜：「肉圓好方，爲隱起龜甲文。」〉直三百。令縣官銷半兩錢，更鑄三銖錢，文如其重。盜鑄諸金錢罪皆死，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。

於是以東郭咸陽、〈索隱東郭，姓；咸陽，名也。按：風俗通東郭牙，齊大夫，咸陽其後也。〉孔僅爲大農丞，領鹽鐵事；桑弘羊以計算用事，侍中。咸陽，齊之大煮鹽，孔僅，南陽大冶，皆致生累千金，故鄭當時進言之。弘羊，雒陽賈人子，以心計，年十三侍中。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。〈索隱按：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。今言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纖悉，能分析其秋毫也。〉

法既益嚴，吏多廢免。兵革數動，民多買復及五大夫，徵發之士益鮮。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，不欲者出馬；故吏皆（通）適令伐棘上林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欲令出馬，無馬者令伐棘。」　索隱故吏皆適伐棘。謂故吏先免者，皆適令伐棘上林，不謂無馬者。韋說非也。〉作昆明池。〈索隱按：黃圖云「昆明池周四十里，以習水戰」。又荀悅云「昆明子居滇河中，故習水戰以伐之也」。〉

其明年，大將軍、驃騎大出擊胡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狩四年也。」〉得首虜八九萬級，賞賜五十萬金，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，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。是時財匱，戰士頗不得祿矣。

有司言三銖錢輕，易姦詐，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，周郭其下，令不可磨取鉛焉。

大農上鹽鐵丞孔僅、咸陽言：「山海，天地之藏也，皆宜屬少府，〈索隱韋昭云：「天子私所賜經用也。公用屬大司農也。」〉陛下不私，以屬大農佐賦。願募民自給費，因官器作煮鹽，官與牢盆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牢，廩食也。古名廩爲牢也。盆者，煮鹽之盆也。」　索隱予牢盆。按：蘇林云「牢，價直也。今代人言『雇手牢盆』」。晉灼云蘇說是。樂產云「牢乃盆名」，其說異。〉浮食奇民〈索隱奇，包愷音羈。諸侯也，非農工之儔，故言奇也。〉欲擅管〈集解張晏曰：「若人執倉庫之管籥。或曰管，固。」　索隱擅筦。音管。上音善。〉山海之貨，以致富羨，〈索隱弋戰反。羨，饒也，與「衍」同義。〉役利細民。其沮事之議，〈索隱沮，止也。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，奇人欲擅利，必有沮止之議，此不可聽許也。〉不可勝聽。敢私鑄鐵器煮鹽者，鈦左趾，〈集解《史記音隱》曰：「鈦音徒計反。」韋昭曰：「鈦，以鐵爲之，著左趾以代刖也。」　索隱按：《三蒼》云「鈦，踏腳鉗也」。《字林》徒計反。張斐漢晉律序云「狀如跟衣，著（足）〔左〕足下，重六斤，以代臏，至魏武改以代刖也」。〉沒入其器物。郡不出鐵者，置小鐵官，〈集解鄧展曰：「鑄故鐵。」〉便屬在所縣。」使孔僅、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，作官府，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。吏道益雜，不選，而多賈人矣。

商賈以幣之變，多積貨逐利。於是公卿言：「郡國頗被菑害，貧民無產業者，募徙廣饒之地。陛下損膳省用，出禁錢以振元元，寬貸賦，而民不齊出於南畝，〈集解李奇曰：「齊，皆也。」〉商賈滋眾。貧者畜積無有，皆仰縣官。異時〈索隱異時猶昔時也。〉算軺車〈索隱說文云：「軺，小車也。」傅子云：「漢代賤乘軺，今則貴之。」言算軺車者，有軺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。〉賈人緡錢〈集解李斐曰：「緡，絲也，以貫錢也。一貫千錢，出二十算也。《詩》云『維絲伊緡』。」如淳曰：「胡公名錢爲緡者，《詩》云『氓之蚩蚩，抱布貿絲』，故謂之緡也。」　索隱緡音旻。緡者，絲繩以貫錢者。千錢出二十算也。〉皆有差，請算如故。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，居邑稽諸物，〈索隱稽者，停也，留也，即上文所謂「廢居居邑」也。〉及商以取利者，雖無市籍，各以其物自占，〈索隱按：郭璞云「占，自隱度也」。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，爲文簿送之官也。若不盡，皆沒入於官。音之贍反。〉率緡錢二千而一算。〈集解瓚曰：「此緡錢爲是儲緡錢也，故隨其用所施，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。」〉諸作有租及鑄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以手力所作而賣之。」〉率緡錢四千一算。非吏比者三老、北邊騎士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非吏而得與吏比者，官謂三老、北邊騎士也。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爲車騎士。」〉軺車以一算；商賈人軺車二算；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商賈有軺車，使出二算，重其賦也。」〉船五丈以上一算。匿不自占，占不悉，〈索隱悉，盡也，具也。若通家財不周悉盡者，罰戍

邊一歲。〉戍邊一歲，沒入縡錢。有能告者，以其半畀之。賈人有市籍者，及其家屬，皆無得籍名田，以便農。〈索隱謂賈人有市籍，不許以名占田也。〉敢犯令，沒入田僮。」〈索隱若賈人更占田，則沒其田及僮僕，皆入之於官也。〉

天子乃思卜式之言，召拜式爲中郎，爵左庶長，賜田十頃，布告天下，使明知之。

初，卜式者，河南人也，以田畜爲事。親死，式有少弟，弟壯，式脫身出分，獨取畜羊百餘，田宅財物盡予弟。式入山牧十餘歲，羊致千餘頭，買田宅。而其弟盡破其業，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。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，卜式上書，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。天子使使問式：「欲官乎？」式曰：「臣少牧，不習仕宦，不願也。」使問曰：「家豈有冤，欲言事乎？」式曰：「臣生與人無分爭。式邑人貧者貸之，不善者教順之，所居人皆從式，式何故見冤於人！無所欲言也。」使者曰：「苟如此，子何欲而然？」式曰：「天子誅匈奴，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，有財者宜輸委，如此而匈奴可滅也。」使者具其言入以聞。天子以語丞相弘。弘曰：「此非人情。不軌之臣，不可以爲化而亂法，願陛下勿許。」於是上久不報式，數歲，乃罷式。式歸，復田牧。歲餘，會軍數出，渾邪王等降，縣官費眾，倉府空。其明年，貧民大徙，皆仰給縣官，無以盡贍。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，以給徙民。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，天子見卜式名，識之，曰「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」，乃賜式外繇四百人。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外繇謂戍邊也。一人出三百錢，謂之過更。式歲得十二萬錢也。一說，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。」〉式又盡復予縣官。是時富豪皆爭匿財，唯式尤欲輸之助費。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，故尊顯以風百姓。

初，式不願爲郎。上曰：「吾有羊上林中，欲令子牧之。」式乃拜爲郎，布衣屩而牧羊。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屩，草屝。」〉歲餘，羊肥息。上過見其羊，善之。式曰：「非獨羊也，治民亦猶是也。以時起居；惡者輒斥去，毋令敗羣。」上以式爲奇，拜爲緱氏令試之，緱氏便之。遷爲成皋令，將漕最。上以爲式朴忠，拜爲齊王太傅。

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，三年中拜爲大農，列於九卿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鼎二年，時丙寅歲也。」〉而桑弘羊爲大農丞，筦諸會計事，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。〈集解孟康曰：「謂諸當所輸於官者，皆令輸其土地所饒，平其所在時價，官更於他處賣之。輸者既便而官有利。《漢書百官表》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。」〉

始令吏得入穀補官，郎至六百石。

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。其不發覺相殺者，不可勝計。赦自出者百餘萬人。然不能半自出，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。〈索隱抵音氐。抵，歸也。劉氏云「大抵猶大略也」。案：大抵無慮者，謂言大略歸於鑄錢，更無他事從慮。〉犯者眾，吏不能盡誅取，於是遣博士褚大、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分曹職案行。」〉舉兼并之徒守相爲（吏）〔利〕者。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，減宣、杜周等爲中丞，義縱、尹齊、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，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。

而大農顏異誅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狩四年，時壬戌歲也。」〉初，異爲濟南亭長，以廉直稍遷至九卿。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，問異。異曰：「今王侯朝賀以蒼璧，直數千，而其皮薦反四十萬，本末不相稱。」天子不說。張湯又與異有郤，及有人告異以它議，事下張湯治異。異與客語，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，〈集解李奇曰：「異與客語，道詔令初下，有不便處也。」〉異不應，微反脣。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，不入言而腹誹，論死。自是之後，有腹誹之法（以此）〔比〕，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。

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，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，於是（楊可）告緡錢縱矣。

郡國多姦鑄錢，〈索隱謂多姦巧，雜以鉛錫也。〉錢多輕，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以赤銅爲其郭也。今錢見有赤側者，不知作法云何。」　索隱鍾官掌鑄赤側之錢。韋昭云「側，邊也」，故晉灼云「以赤銅爲郭。今錢見有赤側者」。〉一當五，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。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俗所謂紫紺錢也」。〉白金稍賤，民不寶用，縣官以令禁之，無益。歲餘，白金終廢不行。

是歲也，張湯死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鼎三年。」〉而民不思。〈索隱樂產云：「諸所廢興，附上困下，皆自湯，故人不思之也。」〉

其後二歲，赤側錢賤，民巧法用之，不便，又廢。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，專令上林三官鑄。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：「水衡都尉，武帝元鼎二年初置，掌上林苑，屬官有上林均輸、鍾官、辨銅令。」然則上林三官，其是此三令乎？〉錢既多，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，輸其銅三官。而民之鑄錢益少，計其費不能相當，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。

卜式相齊，而楊可告緡徧天下，〈集解瓚曰：「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，非桑農所生出，

謂之緡。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。」　索隱姓楊，名可。如淳云：「告緡者，令楊可告占緡之不盡者也。」〉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。杜周治之，獄少反者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治匿緡之罪，其獄少有反者。」　索隱反音番。反謂反使從輕也。案：劉德爲京兆尹，每行縣，多所平反是也。〉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，〈索隱如淳云：「曹，輩也。謂分曹輩而出爲使也。」〉即治郡國緡錢，得民財物以億計，奴婢以千萬數，田大縣數百頃，小縣百餘頃，宅亦如之。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，民偷甘食好衣，不事畜藏之產業，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，用益饒矣。

益廣關，置左右輔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鼎三年，丁卯歲，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。」〉

初，大農筦鹽鐵官布多，〈索隱布謂泉布。〉置水衡，欲以主鹽鐵；及楊可告緡錢，上林財物眾，乃令水衡主上林。上林既充滿，益廣。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戰鬬馳逐也。」〉乃大修昆明池，列觀環之。治樓船，高十餘丈，旗幟加其上，甚壯。〈索隱蓋始穿昆明池，欲與滇王戰，今乃更大修之，將與南越呂嘉戰逐，故作樓船，於是楊僕有將軍之號。又下云「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」也。昆明池有豫章館。豫章，地名，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。〉於是天子感之，乃作柏梁臺，高數十丈。宮室之修，由此日麗。

乃分緡錢諸官，而水衡、少府、大農、太僕各置農官，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〈索隱比昔所沒入之田也。〉田之。其沒入奴婢，分諸苑養狗馬禽獸，及與諸官。諸官益雜置多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水衡、少府、太僕、司農皆有農官，是爲多。」〉徒奴婢眾，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，〈索隱樂產云：「度猶運也。」〉及官自糴乃足。〈索隱按：謂天子所給廩食者多，故官自糴乃足也。〉

所忠〈索隱人姓名。服虔云「掌故官，取書於司馬相如者，《封禪書》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也」。唯姚察獨以爲「所患」，非也。〉言：「世家子弟〈集解如淳曰：「世世有祿秩家。」〉富人或鬬雞走狗馬，弋獵博戲，亂齊民。」〈索隱晉灼云：「中國被教整齊之人也。」〉乃徵諸犯令，相引數千人，命曰「株送徒」。入財者得補郎，郎選衰矣。〈集解應劭曰：「株，根本也。送，引也。」如淳曰：「株，根蒂也。諸坐博戲事決爲徒者，能入錢得補郎也。或曰，先至者爲根。」　索隱李奇云：「先至者爲魁株。」應劭云：「株，根本也。送，當作『選』。選，引也。」應、李二音是。先至之人令之相引，似若得其株本，則枝葉自窮，故曰「株送徒」。又文穎曰：「凡鬬雞勝者爲株。」傳云：「陽溝之雞，三歲爲株。」今則鬬雞走馬者用之。因其鬬雞本勝時名，故云株送

徒者也。〉

是時山東被河菑，及歲不登數年，人或相食，方一二千里。天子憐之，詔曰：「江南火耕水耨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燒草，下水種稻，草與稻並生，高七八寸，因悉芟去，復下水灌之，草死，獨稻長，所謂火耕水耨也。」〉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閒，欲留，留處。」遣使冠蓋相屬於道，護之，下巴蜀粟以振之。

其明年，天子始巡郡國。東度河，河東守不意行至，不辨，自殺。行西踰隴，隴西守以行往卒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踰，度也。卒，倉卒也。」〉天子從官不得食，隴西守自殺。於是上北出蕭關，從數萬騎，獵新秦中，以勒邊兵而歸。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徼，亦卒求盜之屬也。」晉灼曰：「徼，塞也。」瓚曰：「既無亭候，又不徼循，無衞邊之備也。」〉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，而令民得畜牧邊縣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。」瓚曰：「先是，新秦中千里無民，畏寇不敢畜牧，令設亭徼，故民得畜牧也。」〉官假馬母，三歲而歸，及息什一，以除告緡，用充仞新秦中。〈集解李奇曰：「邊有官馬，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，滿三歲歸之也。及有蕃息，與當出緡算者，皆復令居新秦中，又充仞之也。謂與民母馬，令得爲馬種；令十母馬還官一駒，此爲息什一也。」瓚曰：「前以邊用不足，故設告緡之令，設亭徼，邊民無警，皆得田牧。新秦中已充，故除告緡，不復取於民也。」〉

既得寶鼎，立后土、太一祠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鼎四年立后土，五年立泰畤。」〉公卿議封禪事，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，繕故宮，及當馳道縣，縣治官儲，設供具，而望以待幸。

其明年，南越反，西羌侵邊爲桀。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，赦天下〔囚〕，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，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。〈索隱令音零，姚氏音連。韋昭云：「金城縣。」〉初置張掖、酒泉郡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鼎六年。」〉而上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開田官，斥塞卒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塞候斥卒。」〉六十萬人戍田之。中國繕道餽糧，遠者三千，近者千餘里，皆仰給大農。邊兵不足，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。車騎馬乏絕，縣官錢少，買馬難得，乃著令，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，以差出牝馬天下亭，亭有畜牸馬，歲課息。

齊相卜式上書曰：「臣聞主憂臣辱。南越反，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。」天子下詔曰：「卜式雖躬耕牧，不以爲利，有餘輒助縣官之用。今天下不幸有急，而式奮願父子

死之，雖未戰，可謂義形於內。賜爵關內侯，金六十斤，田十頃。」布告天下，天下莫應。列侯以百數，〈索隱劉氏言其多以百而數，故坐酎金失侯者一百六人。〉皆莫求從軍擊羌、越。至酎，少府省金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。或曰，至嘗酎飲宗廟時，少府視其金多少也。」〉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漢儀注王子爲侯，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，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。大祀日飲酎，飲酎受金。金少不如斤兩，色惡，王削縣，侯免國。」〉乃拜式爲御史大夫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鼎六年。」〉

式既在位，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，鐵器苦惡，〈集解瓚曰：「謂作鐵器，民患苦其不好。」　索隱器苦惡。苦音（苦）楛（反），言苦其器惡而買賣也。言器苦窳不好。凡病之器云苦。窳音庾，語見本紀。苦如字讀亦通也。〉賈貴，或彊令民賣買之。而船有算，商者少，物貴，乃因孔僅言船算事。上由是不悅卜式。

漢連兵三歲，誅羌，滅南越，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南越爲九郡。」駰案：晉灼曰「元鼎六年，定越地，以爲南海、蒼梧、鬱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珠崖、儋耳郡；定西南夷，以爲武都、牂柯、越巂、沈黎、汶山郡；及《地理志》、西南夷傳所置犍爲、零陵、益州郡，凡十七也」。〉且以其故俗治，毋賦稅。南陽、漢中以往郡，各以地比給初郡〈索隱比音鼻。謂南陽、漢中已往之郡，各以其地比近給初郡。初郡，即西南夷初所置之郡。〉吏卒奉〈索隱扶用反，包氏同。〉食幣物，傳車馬被具。而初郡時時小反，殺吏，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，間歲萬餘人，費皆仰給大農。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，故能贍之。然兵所過縣，爲以訾給毋乏而已，不敢言擅賦法矣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擅，一作『經』。經，常也。惟取用足耳，不暇顧經常法則也。」〉

其明年，元封元年，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。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，領大農，盡代僅筦天下鹽鐵。弘羊以諸官各自市，相與爭，物故騰踴，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，〈索隱不償其僦。服虔云：「雇載云僦，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。僦音子就反。」〉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，分部主郡國，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，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，而相灌輸。置平準于京師，都受天下委輸。召工官治車諸器，皆仰給大農。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，貴即賣之，賤則買之。如此，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牟，取也。」〉則反本，而萬物不得騰踊。故抑天下物，名曰「平準」。天子以爲然，許之。於是天子北至朔方，東到太山，巡海上，並北邊以歸。所過賞賜，用帛百餘萬匹，錢金以巨萬計，皆取足大農。

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，及罪人贖罪。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，以復終身，不告緡。他郡各輸急處，〈索隱謂他郡能入粟，輸所在急要之處也。〉而諸農各致粟，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。一歲之中，太倉、甘泉倉滿。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。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。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，黃金再百斤焉。

是歲小旱，上令官求雨，卜式言曰：「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，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，〈索隱坐市列。謂吏坐市肆行列之中。〉販物求利。亨弘羊，天乃雨。」

太史公曰：農工商交易之路通，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。所從來久遠，自高辛氏之前尚矣，靡得而記云。故書道唐虞之際，詩述殷周之世，安寧則長庠序，先本絀末，以禮義防于利；事變多故而亦反是。是以物盛則衰，時極而轉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時，一作『衰』。」〉一質一文，終始之變也。《禹貢》九州，各因其土地所宜，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。湯武承弊易變，使民不倦，各兢兢所以爲治，而稍陵遲衰微。齊桓公用管仲之謀，通輕重之權，〈集解管子有輕重之法。〉徼山海之業，以朝諸侯，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。魏用李克，盡地力，爲彊君。自是之後，天下爭於戰國，貴詐力而賤仁義，先富有而後推讓。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，而貧者或不厭糟糠；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，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。以至於秦，卒并海內。虞夏之幣，金爲三品，〈索隱即下「或黃，或赤、白」。黃，黃金也；白，白銀也；赤，赤銅也：並見食貨志。〉或黃，或白，或赤；或錢，或布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布於民間也。」〉或刀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名錢爲刀者，以其利於民也。」〉或龜貝。〈索隱按：錢本名泉，言貨之流如泉也，故周有泉府之官。及景王乃鑄大錢。布者，言貨流布，故《周禮》有二夫之布。食貨志貨布首長八分，足支八分。刀者，錢也。食貨志有契刀、錯刀，形如刀，長二寸，直五千。以其形如刀，故曰刀，以其利於人也。又古者貨貝寶龜，食貨志有十朋五貝，皆用爲貨，其各有多少，元龜直十貝，故直二千一百六十，已下各有差也。〉及至秦，中一國之幣爲（三）〔二〕等，黃金以溢名，〈集解孟康曰：「二十兩爲溢。」〉爲上幣；銅錢識曰半兩，重如其文，爲下幣。而珠玉、龜貝、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，不爲幣。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。於是外攘夷狄，內興功業，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。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，猶自以爲不足也。無異故云，事勢之流，相激使然，曷足怪焉。

索隱述贊平準之立，通貨天下。既入縣官，或振華夏。其名刀布，其文龍馬。增算告緡，裒多益寡。弘羊心計，卜式長者。都內充殷，取贍郊野。